

◎ 寻味日志



油辣子与擂钵

湖南人爱吃辣椒,这是世人皆知的。其中长沙的辣椒粉、双峰的辣酱、邵阳的姜丝剁辣椒,都是闻名遐迩的。而湘西溆浦的油辣子,更是别有风味,风靡省内外。

了解一下溆浦油辣子的加工方法,也是饶有趣味的。溆浦人制作油辣子,先取干红辣椒放在锅中,文火焙脆,掺油炒香,再拌入擂钵,让它慢慢冷却、变脆,再拌些花椒、蒜瓣之类的辅料,用一种专制的硬木棒(溆浦人称之为“擂酱杵”),将辣椒捣碎成泥辣酱,加些当地产的菜、茶油,就成了溆浦有名的油辣子。这种油辣子香气四溢,用它下饭,不要菜也能吃下一大碗!

有人曾说过:“辣椒之动人,在辣,不在诱。”此话只说对了一半,溆浦人吃辣椒,讲究的就是那个辣味,越辣越有味。有的人直辣得舌头发麻,还是一个劲地夸赞:“辣椒蛮有味!”而说辣椒“不在诱”的,这就大谬不然了。溆浦的油辣子呈绛色,香味沁人,看一眼诱人,闻一下更诱人,亲口尝一尝,长久记得,它就是以色、香、味博得溆浦人的喜爱。

如果你有机会来溆浦,准会发现一个现象,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擂钵。这种擂钵是用黏土烧制而成的陶器,外施褐色釉,口敞底收,成圆锥形状,有嘴有把,内壁全是一条条从上到下的线条刻纹。这种线条刻纹不仅美观,而且起着摩擦作用。擂酱杵则是用上等硬木料制作的,它的顶端雕刻着各类图案,有虎头、有狮头、有狗头、有鱼头,美观耐用,时间一久,通身发亮。经考古学家考证,这种擂钵大约起源于唐、宋时期,在湖南一带盛行。到了清代,用这种擂钵加工油辣子的习俗,就只龟缩在溆浦一带了。

凡溆浦人,家家都备有一个擂钵,假如你有兴趣的话,逢炊烟四起之际,到民众家里走一圈,听到的不仅是锅碗瓢盆交响曲,还能听到一种“哐哐”“吵嘈吵嘈”之声,这就是用擂钵擂油辣子发出的声音。

擂钵,是溆浦人的一大特色,我敢说,在全国各地,甚至美国华人街,只要发现谁家有擂钵,不要问,他准是溆浦人。要不,他也是一个在溆浦生活过的

“半溆浦人”。

有一年11月,一位年过花甲的黄先生从台湾回溆浦探亲,他无意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擂钵的故事。一次,有位从台北辗转回溆浦探亲的老乡,返台时从家乡带去一个擂钵,同乡会的溆浦人一见到家乡的擂钵,眼泪汪汪,心血奔涌,都想据为己有。正当他们争抢时,有人出了个主意,将擂钵高价拍卖,开始定价一百台币,俄而升至一千台币。这时,黄先生思乡心切,一下子摔出三千台币,买下了这个擂钵。回家后他手捧擂钵,爱不释手,把擂钵供在堂屋神龛上,长久观仰。

文/何先培

◎ 非常记忆



连枷声声

连枷,是一种给庄稼脱粒的工具,适合农户小范围使用。在农业社时期,我们村里只有生产队有场面,村里人自己的院子就是打粮的场地。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自留地,家家户户也都有连枷。连枷从麦子熟了就闲不住了,村子里也开始闹哄哄地,人们在连枷声的打搅中痛痛快快地释放庄户人心中那份收获的喜悦。

那时,我们盼麦熟季节的到来,也喜欢那连枷声声。麦子是一年最早成熟的庄稼,只要听到连枷声声,就意味着春荒结束吃新粮的日子来了。麦子一熟,收割小麦就那么几天,得抢时间。父母亲带领我们姊妹几个大点的到地里,小的留在家里,连明昼夜把自留地里的麦子收到院子里。那时全村都是全家总动员抢收小麦,有劳动能力的上下午还要到生产队抢收,只能在早中晚叨空收割自留地的庄稼。抢活连统收到院子里,父亲趁着天气干晒,迫不及待地抽中午空隙把麦子穗子对穗子整齐地铺开,铺得薄厚均匀,晒得差不多干了就开始打。我们家有两把连枷,我们姊妹几个从小就学会用连枷。谁有空谁打,人歇连枷不歇,有时我和三妹同时开打,面对面,你的连枷举起,她的连枷落下,一进一退、此起彼伏。

连枷是属于麦子的,打麦季节响得最欢。不是一户院子响,是整个村子响,我们一板一板排着打,反反复复打几遍就用夯叉翻一遍(夯叉有两股的,叫二股叉,有四股的,叫四股叉,是用茅

柳条或红柳条做的,叉股不是直直的稍弯曲些)翻过再一板一板地打,经过一遍又一遍地折腾,原来铺得整齐的麦秸就弄得乱七八糟,无章法了。经过几遍拍打直至麦秸上没有颗粒后,用夯叉把麦秸抖得利利地放在一边,露出了脱下的麦粒,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一中午一场麦子就在烈日下打完了。

母亲把新打的麦子淘洗干净,晾干就到生产队的磨上磨成面。每年磨回新麦子面父亲总要给我们做一顿油烙饼或是白白胖胖的白面馒头。那香香的饼和馒头里有自己付出的辛劳和汗水,心里有无限的幸福。

在庄户人眼里,连枷很简单,很实用,土得掉渣。做连枷不用请匠人,农民都会做。我虽是半个农民也会做。做一把连枷用不了多长时间,材料备好,我和父亲一中午就能做好一把连枷。用两米左右右手握住粗细的柳树杆把皮剥掉,顶端烫一个指头粗的孔,横穿一根六七寸长的棍子做轴,这根轴一般是用红柳条做的,光滑耐用,连扇绑在轴上。连扇四、五寸宽,一米多长。连扇一般用指头粗的红柳条或茅柳条用牛皮筋绑住。一把好的连枷,扇重些,用起来顺手,挥动轻松灵活自如。

打连枷虽不是什么技术活,也不是一拿起来就会用,真正打起来并不轻松。不会用的人,把连枷高高举起往下扇时,连扇会碰到自己的头或肩膀,连扇不能灵活转动,连枷扇落下没有力量。会用的人,连枷扇会准确地落在穗子上重而有力量“啪嗒——啪嗒”,一下一下非常有节奏,粮食的颗粒随着连枷扇的落下脱落四溅,此起彼伏的连枷声庄户人听着就像一曲丰收的乐曲,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幸福。

连枷不光打麦子,别的庄稼都可以打。打豆子很有意思,把豆秧铺均匀,“啪嗒”随着连枷扇的落下,紧闭的豆荚爆裂开来,豆子像珍珠一样蹦来跳去,豆秧被腾得老高,然后再跌落下去。这样翻来覆去敲打几遍,豆秧被打碎腾不起来了,豆子也就打尽了。抖尽了豆秧后把豆子和豆荚皮扫成一堆,少了就先用簸箕把豆荚皮和别的圪渣旋出去,再把尘土和秧屑簸出去,镗光闪亮的豆子真让人喜爱。多了就用簸箕顶风抖,豆子落地杂质被风吹走。

在秋高气爽的月夜打糜子是一道美景,连枷声声,有人兴致来了再唱起歌来,清脆悦耳的“啪嗒”声与这月色融为一体,使人有种美醉了的感觉。庄户人在收获中获得了欢乐。

宋代的范成大这样写道: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

到天明。

连枷发出的声只是“啪嗒——啪嗒”是单调的,也是简单的。可是,庄户人就是听不够,也听不厌。在连枷声声里能够听到庄户人的勤劳,年复一年的执着,与土地拼搏的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种地都是机械化,脱粒机淘汰了马拉碌碡牛踩场,也淘汰了连枷。从上个世纪末就很少用连枷了,现在能在农户家找到一把连枷都很稀罕。连枷只留在了生活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记忆里。

文/闫桂兰

◎ 人生絮语



萨仁的时光

这是辛丑年的初夏,萨仁的父母相继去世。

父亲倒下的那一天下着大雨,萨仁像往常一样把牛羊归圈,把刚出生的小乳羔还给它的母亲,把立在墙角的柴火抱进屋里,插上门扉,烧一壶奶茶,倚在墙角昏昏沉沉地睡去。

十七岁姑娘对读书实在不在行,只念完了初中就说什么都不肯再去学校了,只在家里的牧场上帮父母的忙,几年历练下来,也是能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

萨仁靠坐在墙角,听到外面的风雨声更大了些,一道闪电劈在远处的山峰上,黑夜瞬间亮如白昼。萨仁冒雨出门,再次检查了牲畜棚圈门扉的栓扣后才再次进屋和衣躺下,夜深了,父亲还没回家,她不敢睡得太死。风雨肆虐了一整夜,清晨云收雨霁,久违的湛蓝天空和清新空气让人浑身都是劲。萨仁推门而出,却看到父亲伟岸的身躯倒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脸色青紫,生命气息全无。人是后半夜去的,原因是过量饮酒引起的脑溢血。

一个家的两个角都轰然倒塌,萨仁柔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的生计,即使如今这个家也只剩她一个人。

这一年,就是这一年,生命的痕迹陡然变化,坚不可摧的城墙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从表面看只是一道一气呵成的行草,事实上裂缝已布满生命的华章,经不起任何推敲。星光当空挥洒,萨仁这颗月亮却失去了她的夜幕,自此以后日月星辰都失去了颜色,只做被定位被镂空被固化的字模。

直到那一天。

家里的骆驼生了仔,身体小小,四条腿却十分长,脱离母亲

的怀抱后,它试着站起来,又跌倒,再站,再跌,如此反复上百次后,它终于能够颤颤巍巍地挪动步伐了,尽管四肢还无法直立,但它的眼睛里还是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母骆驼远远望着,不时焦急地甩甩脑袋,却始终没有上前,只等着自己的孩子迈出它生命中的第一步,等着它走上自己的道路。

萨仁突然就流出眼泪来,原来无论如何艰险,都没有人能陪伴她走过一辈子,父母已将她送至山口处,里面幽暗的山谷她必须自己走完,谁都无法替代。

长途役役,萨仁坐在山丘上,看羊群在草场上四处走,她看看远处的天空,隐隐有乌云罩顶的趋势,于是站起来,迎着夕阳驱赶羊群,踏上回家的路。她有如罗盘上的一根指针,因磁场的吸引而不由自主地直面生活和苦难,在每一步颠簸震颤中寻找自己在天地间的位置,指针纵然是无辜的,但却无法拒绝骚动,只好义无反顾地接过灯盏,提着它走过漫长黑夜。

萨仁一直相信,美丽的东西都具有危险性,譬如长有尖刺的玫瑰,能灼伤人的烈火,有剧毒的水母,有苦芯的莲子,生命的道路也一样,摘取胜利的果实前总要经历一些曲折,譬如长着苦蒂的甜瓜,布满陷阱的坦途,说不定,她命运的转折点就藏在最后,准备着给予她苦尽甘来、心想事成后的温暖拥抱。

日子过久了,自然就生出了它的味道。萨仁背着干粮和水,踩着母亲做的鞋走在戈壁的路上,披着母亲缝的衣服遮挡风雨和太阳,路过她所熟悉的每个水井和每条小路,当承载着这些东西时,萨仁心里什么也不想,只有眼下平静的生活。

萨仁从戈壁的尽头缓步行来,温柔而固执,太阳落山的时候,云沥千山巅,光烧尽万海,有风向她扑来,撩起额前的碎发。昏黄的光线里,小屋、毡房、棚圈、牛羊都刻意压低了身影,在戈壁的起伏之处轻轻喘息着,一切人为雕琢的痕迹都不知不觉淡了下来,只有永恒的自然之笔四处挥洒着。萨仁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风声深处的呜咽。萨仁不知道,古往今来到底有多少人曾和她走过一样的土地,他们孤寂而频繁地往来于这条道路上,沿途埋下了他们的枯骨,因而风声深处才有最浓烈的悲伤,否则戈壁不会沁出如此浓郁而葱郁的色调。

夜色暗了,炉火慢慢地熄灭,时间在柴火的噼啪爆裂声中一点点流逝,大狗卧在门口轻轻地呼吸,萨仁也关掉电灯钻进被窝里,墙壁上投下她清瘦的剪影,月光偷偷溜进屋里,映照她洁白的脸庞,原来,萨仁也是月亮。

文/李 娜